

舟山诗话

清康熙定海县移治舟山说

□刘辉

先看一组清诗：

送周令之任定海

徐文驹

王仁沾海外，岩邑启翁州。
旭日含波起，红云傍水浮。
桑麻随野出，蜃蛤候潮收。
往代存孤屿，熙朝别建侯。
千层围峭壁，四面绕沧洲。
旷土兹新辟，移民近始稠。
数声琴配鹤，万里浪催舟。
草创规模定，艰难职事遒。
名葩当院植，群鹤拥车留。
有意矢衾影，无心媚督邮。
澄襟方碧月，劲节对清秋。
鰲为昌黎徙，龙因伯禹柔。
陈图怜郑侠，鯁骨慕鱼头。
童子知骖竹，穷村识买牛。
仓箱盈渚浒，礼乐感殊酋。
相士期鸣凤，扶衰祝杖鸠。
探奇开胜迹，画地正侵牟。
功报三年最，碑铭永祀讴。
邻郊逢早雨，接壤企宏猷。
作客歌弹铗，登高啸倚楼。
闲情参柏子，灏气抚吴钩。
朴俗宜循吏，荒溪屈终驺。
青帘飘密树，丹叶染寒陬。
吾道今东矣，公门得附不。
会看瑶鸟外，同作亦波游。

过定海县

戎澄

百雉重开气象雄，
依然海国古句东。
鱼盐地沃农氓集，
岛屿波平驿使通。
几处提防劳郑国，
谁家鸡犬识新丰。
由来时际昌隆会，
回轸应扶造化工。

题普陀

释性统

熙朝鼎运海云开，
朱履欣从破绿苔。
断砌旌旗横丽日，
虚堂钟鼓震春雷。
广传衣钵贤王泽，
遥溯源流大帅才。
伫听金鸡清报晓，
九垓应效舞三台。

这三首诗，都是讲康熙年间展复舟山后百废俱兴的境地。周令即周圣化，是舟山定海县第二位知县，康熙二十七年上任，同年二月，奉旨修筑定海城池，耗银3万余两。今日定海古城的基本盘，就是当时形成的。“百雉重开气象雄”，说的正是定海城墙完工后的雄伟壮观景象。

徐文驹是鄞县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著有《师经堂集》。诗1~4句写舟山的地理位置：“王仁沾海外，岩邑启翁州”，赞颂皇帝恩泽波及海外，周圣化要启程去治理古称“翁州”的定海。“旭日含波起，红云傍水浮”描绘了壮丽的海景。5~8句讲经济民生：“桑麻”指农业，“蜃蛤”指渔业，期望周能因地制宜，发展农渔生产。“熙朝别建侯”熙朝即康熙朝，侯为百里侯，即知县别称，强调设官治理的重要性。9~16句讲筑城招徕：“千层围峭壁”指修筑定海城池；“旷土新辟”句描述开海后移民渐增，勉励周在开创期稳扎稳打。17~24句誉周品德操守：“无心媚督邮”化用陶渊明典故，赞不谄媚上司；“澄襟方碧月”夸周胸怀坦荡，是清官。25~40句寄语政绩期待：用韩愈驱鳄、大禹治水的典故，希望他能除暴安民、治理水患。期待他学郑侠为民请命，像鲁宗道（鱼头）参政一样，刚直不阿，兴礼乐、劝农桑，三年任满考核取得最优。41~52句讲送别之情：“作客歌弹铗”用冯谖典故，暗示朋友间的不舍。后面的“朴俗宜循吏”则再次点出，定海民风淳朴，正适合他这样仁厚的官员去治理。

戎澄也是鄞县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进士。《过定海》一诗通俗易懂，诗中“郑国”即战国著名水利专家，指舟山海塘建设；“新丰”用刘邦在长安给父母移建了家乡丰邑典，用在此处非常贴切。

三位诗人中，数释性统最为我们熟悉。释性统就是别庵性统，法雨寺中兴之祖，康熙二十六年（1687）上山主持，“荆榛满目，瓦砾成丘”，他“荆草结茅，持律说法”，终获朝廷赐金，拆南京城明故宫，重修法雨寺。他在诗中写的贤王，指康熙的二哥，和硕裕亲

王福全。当时是福全负责江南赈灾和部分寺庙修缮事宜，法雨寺的修建就是这位亲王负责的。后半句的大帅则指舟山镇总兵蓝理，他在舟山任职时对法雨寺的重建作用巨大，倾力相助。别庵性统后来在寺内给蓝理修了生祠。

今天我们读这三首诗，重温展复历史，由此想探讨的一个话题是：清康熙二十六年（有说二十七年），舟山置定海县，是新建，还是移治？

近日，有行内人士跟笔者提及应为移治的说法，笔者深以为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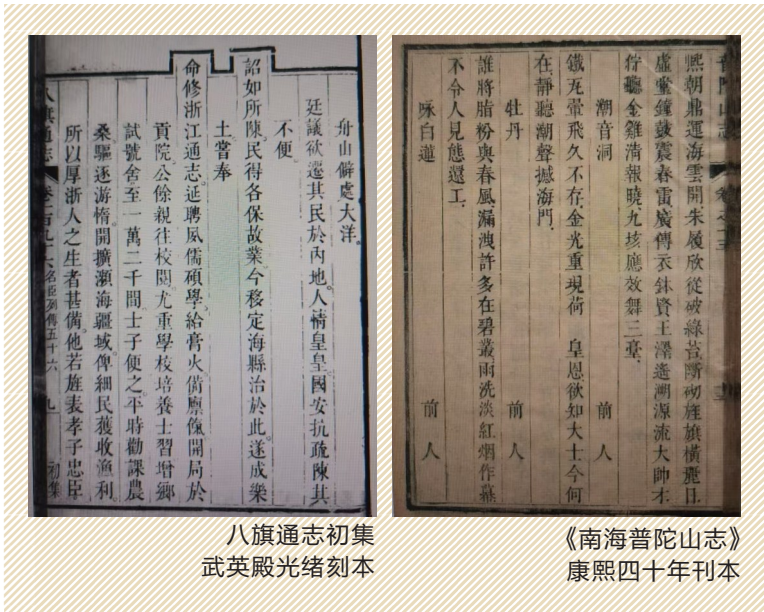
因为清定海县，并非过去所说的新建，而是延续明朝的建置，可以说是古已有之，何来新建之说？康熙二十六年的行政区划改变，说移治更为准确。清初定海县，包括现宁波镇海、北仑两区和舟山市绝大部分辖区。当年那段历史，可以用“二十三年开禁、二十五年赐名、二十七年移治”来概括。开禁，开海禁，展复故地；赐名，赐的是“定海山”，不是“定海”；移治，县名不变，辖境割裂，从现镇海搬到舟山本岛而已。新建或新增的是原镇海县，而非新建定海县。定海县最早设立于后梁开平三年（909），到明洪武二十年（1387），废昌国县，划入定海县，经历明清易代后，直到康熙二十六年（1687），移县治至舟山本岛，原大陆部分县境新建镇海县。在同一辖境内移治在前，新建镇海县在后，这才是历史真实面貌。

这一历史事实，我们在文献中找到证据。《八旗通志初集·卷一百九十九·名臣列传五十六》中王国安传：

舟山僻处大洋，廷议欲迁其民于内地，人情皇皇，国安抗疏陈其不便，诏如所陈，民得各保故业，今移定海县治于此，遂成乐土。

《八旗通志》系清名宦鄂尔泰纂修，有武英殿光绪刻本传世。王国安，字磐石，号康侯，汉军正白旗人，康熙二十一年（1682）秋，任浙江巡抚。是事正在任上。

历史文献昭昭，移治事实，当廓清天下。“赐名定海，新建定海县，原定海县改名镇海”云云的旧说法，虽然流传甚广，但终究不合历史，不通事理，自当改之。



八旗通志初集
武英殿光绪刻本

《南海普陀山志》
康熙四十年刊本

花鸟岛发现 民国手抄签诗本

□尹海鹏 文/摄



近日，笔者赴花鸟岛采风，在花鸟村天后宫发现了罕见的民国时期手抄签诗本。

此签诗本非纸质，而是棉布。上面写有繁体毛笔字“岁次辛未年三月抄，张羽士抄，签诗簿”字样。棉布上印有蓝色艺术体英文，经辨认为“WHITESHIRTING、100% COTTON、SPECIAL QUALITY、MADE IN CHINA”，翻译成中文大概是“中国制造·全棉特级白衬衫面料”。由此可知这是民国时期（1920~1930）国内厂商生产的仿洋布，而这种印有艺术体英文的民国棉布目前已非常少见。

签诗，亦称签语，是寺庙中供占卜吉凶所用的诗句，其内容常以历史典故或人物轶事为题。签诗又名签谱、圣签或灵签，按数量主要有27首、60首与100首等类别。部分签诗出于文人之手并留有署名，更多的则源自民间创作。签诗文化涉及民俗、历史、文学等多个领域，其相关项目已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花鸟村党总支部书记於芬告诉笔者，据老一辈人回忆，张羽士是民国时期来本村天后宫的外地修行人，具体籍贯不详，已去世数十年。羽士乃是道士的美称、雅称，由此推断，张羽士应成为一名道士。

根据实物材质为民国时期棉布，以及卷末题识“岁次辛未年三月抄，张羽士抄”推断，此签谱由花鸟岛花鸟村一位姓张的道士抄录于1931年农历3月（民国二十年辛未年）。这份传世近百年的民间手抄孤本，十分珍贵罕见，具有颇高的文物文献价值和史料研究价值。

签诗用词简约，朗朗上口，通俗易懂，无任何海岛相关元素，未见沿海特色风貌，存在大量的吉星、家先、阴人、六神、吉凶等占卜类术语。据此推断，签谱作者应出自内陆并非海岛的一位阴阳先生之手，同时也说明此签谱从内陆传入。据於芬介绍，该村先祖有来自温州、黄岩、岱山等地的说法，推测此签谱来自温州、黄岩等地的可能性大。

这本民国签诗本的发现，给该村乃至花鸟岛增加了一份厚重的人文底蕴，也为研究花鸟岛人口迁徙历史、民间信仰等诸方面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佐证。

本版与市政协
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合办

第1327期

来稿请发
zswb03@zsnews.com

本版图片由作者提供